

◎ 上海文藝出版社

湘妃劍

古龍

作品集

名劍風流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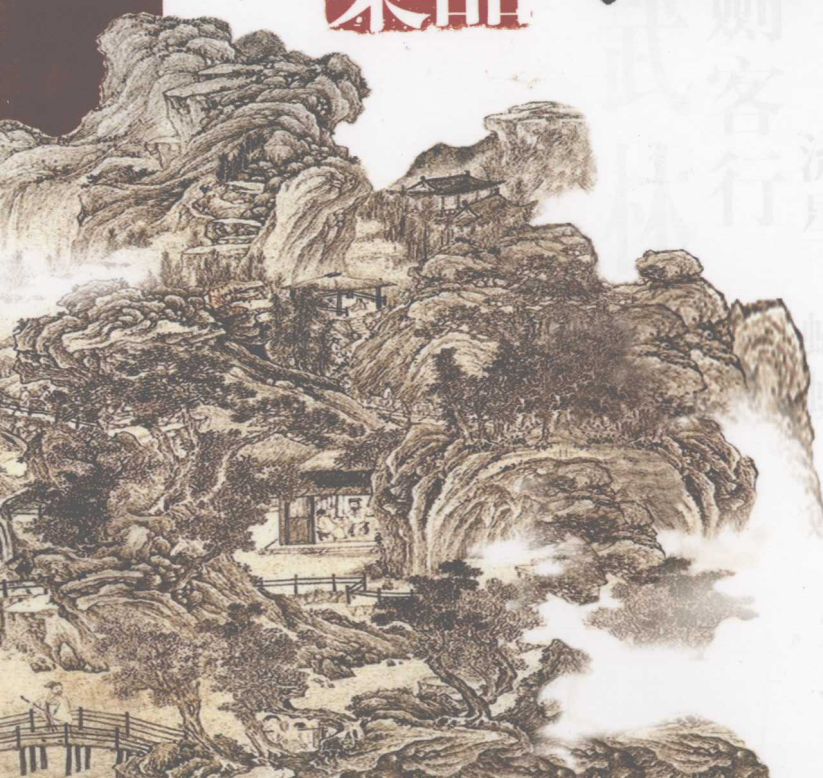
蝴蝶

劍

彩環曲

蕭十一郎

邊城浪



物

代雙驕

白玉老虎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旗

英雄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的刀

英雄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血

英雄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洗劍錄

英雄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陸小鳳

多情劍客無情劍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邊城浪

流星

蝴蝶

劍

彩環曲



古龍

作品集

【第四十卷】

湘妃劍

太白文艺出版社



湘妃劍

目 录

第 一 回	乱刀分尸	(1)
第 二 回	剑影鞭丝	(19)
第 三 回	年华如梦	(34)
第 四 回	浪迹天涯	(43)
第 五 回	纯金之剑	(63)
第 六 回	玉骨使者	(79)
第 七 回	春夜风飒	(90)
第 八 回	抽丝剥茧	(101)
第 九 回	武林秘辛	(113)
第 十 回	奇峰叠出	(128)
第 十 一 回	侦骑四出	(136)
第 十 二 回	叶公之龙	(145)
第 十 三 回	柳暗花明	(155)
第 十 四 回	峰回路转	(165)
第 十 五 回	姐妹情仇	(175)
第 十 六 回	其意幽幽	(185)
第 十 七 回	南湖烟雨	(193)
第 十 八 回	鸳鸯双剑	(205)



湘妃劍

目 录

第十九回	重翻旧案	(215)
第二十回	连环妙计	(225)
第二十一回	侠踪隐现	(233)
第二十二回	江南塞外	(241)
第二十三回	往事如绘	(248)
第二十四回	昆仑来客	(261)
第二十五回	阴霾渐布	(268)
第二十六回	终露身手	(277)
第二十七回	名剑风流	(289)
第二十八回	强仇环伺	(299)
第二十九回	湖上风波	(307)
第三十回	泉雄之败	(317)
第三十一回	错中之错	(325)
第三十二回	血指之盟	(334)
第三十三回	棋逢敌手	(343)
第三十四回	各怀叵测	(352)
第三十五回	雨苦风凄	(360)
第三十六回	此心难测	(368)



湘妃劍

目录

第三十七回	爱之礼赞	(377)
第三十八回	少年丐者	(386)
第三十九回	穷神铁胆	(395)
第四十回	血战峡谷	(405)
第四十一回	蛇蝎美人	(412)
第四十二回	火炼赤心	(420)
第四十三回	血战苦战	(429)
第四十四回	湘妃慧剑	(438)

第一回 乱刀分尸

万流归宗

暮色苍茫——

落日的余晖，将天边映影得多彩而绚丽，无人的山道上，潇洒而挺秀的骑士，也被这秋日的晚霞，映影得更潇洒而挺秀了。

没有炊烟，因为这里并没有依着山麓而结庐的人家，大地是寂静的，甚至还有些沉重的意味。

“今天该会有月亮吧——”马上的骑士落寞地挥动着马鞭，喃喃地低语着，英俊的面庞，因着太多的风尘之色，而使人看起来有一种萧索的感觉，薄薄的嘴唇，紧闭成一道两端下弯的弧线，嘴角上带着的是一些嘲弄和一些厌倦。

也许是他对世界上美丽的和丑恶的事都看得太多了吧。

于是他微眯着眼，任凭跨下的马在这无人的山道上缓缓踱着步子，马蹄敲着山路上的石子所发出的声音，混合了他腰边的长剑敲在马鞍上的声音，形成了一种虽不悦耳，但有节奏的音乐。

远处，一群秋鸦飞起——

他微微抬起眼皮，眉毛微皱了一皱，然后仍然合起眼来，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只是他对他自己所想起的或是发现的事，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而已。

暮色越来越重，入山也越来越深——

夜已经来了，大地上一片黑暗，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秋天的晚上居然没有月亮。

山道越发陡斜。狭小、弯曲而陡斜的山道，并没有使这一人一马露出丝毫迟滞，他们仍然是依着不变的速度行走着。

渐渐，深山里开始有了各种声音，秋虫的夜鸣，獐兔的奔跑，归鸦的飞翔——

突地，在这许多种声音之中，有另一种奇异的声音发出，那是像蜂群飞起时所发出的声音，但是所带起的风声，却又远比蜂群大。



· 马上的骑士微眯着眼睛也突地张开，像是两道电光，在黑夜深山的丛林里打了一个圈子，嘴角一扬，重重地发出一声冷笑。

也许他这声冷笑并没有意味着什么，但是他面上的神色，却使人有一种凛然的感觉，只是深山寂寂，又有谁看得见他面上的神色——

冷笑声方自山林间消逝，焦雷似的一声暴喝，却又自山林间发出，声音低沉而重浊，听起来像是根沉重的鼓槌，敲在你的心里。

马上的骑士面色微变，双目微一顾盼。

蓦地百十件暗器，挟着劲荡的风声，从山林的四周击向马上的骑士。

暗器来得那么快，在喝声将住的那一刹那，已经快击在马上的骑士身上，看起来，那几乎是无法躲避的，因为那是这样地突如其来，这样地猝不及防，似乎没有任何人的能力能避开这些暗器。

这一刹那，可以说是决定武林今后数十年命运的一个重大的关键，因为这马上骑士的生死存亡，断然地可以影响到武林的命运。

在这严重的关头，马上的骑士可显示出了他超凡入圣的武功。

他仍然稳如山巅般地坐在马上，脸上仍然是带着那种淡淡的嘲弄和厌倦的神色，双臂看似缓慢地抡起，奇怪的是那些挟着无比强劲风声，以无比速度击向他身上的暗器，像是突然受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在中途突然改变了方向，而投向他双臂所抡起的半圆之内。

于是，转眼之间，飞蝗般的百十件暗器，突然又消声灭迹了，在那匹马身的两侧，零乱地散布着一些残断的镖箭。

他这种惊人的手法，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自己，仍然是漠然的。

缓缓地，他勒住了马缰，眼光懒散地向四周扫视着：“今天又是哪一路的朋友来找我姓仇的晦气？”他冷笑着，像是对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了，漠然地说：“各位既然有种，也该出来亮亮相呀。”

语声方落，小径旁的山林里，爆发了一连串洪亮的笑声。

七剑三鞭

随着这笑声，山林里掠出十数条身影，几乎是同一动作，在这一人一马的四侧，布下一道圈子。

“怎么今天只有这么几位——”马上的骑士嘲弄地说。四周是黑暗

的，等到他从黑暗中辨出这自树林中掠出的身影是谁之后，他语气中的嘲弄，显然地减少了，接着说：“噢，想不到，想不到，原来称雄武林的七剑三鞭，今日全来齐了！”

“阁下果然好眼力，贫道姓柳，承江湖朋友抬爱，也把我在‘七剑三鞭’里算上一份。”站在马首前的瘦长道人，正是川、黔一带的武林魁首，巴山剑客柳复明。

他清朗的口声，在黑夜中传出老远，目光一抬，在马上骑士的面庞上轻轻一瞥，接着说道：“贫道久仰‘仇先生’的大名，今日得睹，实在是快慰生平，尤其是‘仇先生’方才所施的那一手‘万流归宗’，确实已到了传说中‘摄金吸铁’的境界。”他干笑了两声，道：“贫道有缘，能会到天下第一奇人——”

马上的骑士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道：“不错，我就是仇独。”他脸上瞬即恢复了那种漠然的神色：“阁下眼光倒也不错。”他略一停顿，双目电也似的张开，瞪在巴山剑客脸上，冷然道：“七剑三鞭都是武林中光明磊落的侠士，今日却偷偷地躲在深山里向我放冷箭，可真教我对阁下们这些被武林中视为泰斗的侠士们失望得很。”

巴山剑客目光一闪，避开了仇独的目光，正考虑着该如何回答，他身侧另一个更瘦长的黑衣人，肩头一晃，身形如行云流水般掠了过来，冷笑着道：“姓仇的，你也是聪明人，该也知道，对付卑鄙的人最好也用卑鄙的手段。”他尖刻地说：“不错，今天我们用的不是光明正大的手段，可是用这种手段来对付阁下，我姓毛的还觉得太客气了呢！”

被当今武林中视为蛇蝎的“仇先生”仇独，自出道以来，无论黑白两道，见了他们都是敬而远之，避之惟恐不暇，在这种环境下，他的一身无可比敌的武功，养成了他刚愎自用、率性而为的性格。

在他的想法中，他所做的事，都是可以用道理来解释的，可是他却不知道，他所作所为，不但有许多是违背了天理人情，更有许多犯了武林大忌，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人会认为他是正直的，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点而已。

这就是人类潜在的劣劣性格，对别人的过失，远比自己看得清楚。

许多年来，武林中人不止一次地想除去他，可是他武功太高，每次都令对方铩羽而归。

这么一来，他的性格自然也更狂傲，行事也自然更任性了。



“仇先生”的恶名，一天天传得更大、更远，有些他所做的事，即使他是完全地没有半点过错，在这种情况下，也变得是他的错了。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造成这种倾向的因素，除了他自己，又能怪谁呢？

于是，分布在中原武林每一省的豪士，全都对他起了无比的仇视，被中原武林尊为泰山北斗的“七剑三鞭”，也经过许多次筹商，计划着除去这个武林中的“败类”。

巴山剑客柳复明，是川黔一带的武林人物，他和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本是至交，于是他便联合了宋令公，做这件事的倡导者。

原来当时武林中最享盛名的，男女共有十人，除了巴山剑客柳复明外，还有河朔双剑汪一鹏、汪一鸣昆仲，广西大豪，“子母双飞”左手神剑丁衣，陕甘两省的夫妇双侠，鸳鸯双剑程枫、林琳。

这七人被称为“七剑”。

再加上浙江的灵蛇毛臬，关外大侠七星鞭杜仲奇，云南点苍门下的侠女，百步飞花林琦琤，就是“七剑三鞭”，在当时武林中，“七剑三鞭”所处的地位，所享的盛名，几乎是难以指述的。

他们十人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武林中的地位相等，声息自然相通，巴山剑客柳复明和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本着义愤，暗传飞柬通知“七剑三鞭”里的另外八人，要联手除去武林此害，其余八人自然一口答应，经过许多日子的筹划，他们在这荒僻的熊耳山里，截住了一向独行的“仇先生”仇独。

是非难判

灵蛇毛臬尖刻地说完了话，这种话自然深深地激怒了仇独，在他的想法中，他是全然正直的，“卑鄙”这名词对他是太生疏了。

他仰天长笑了几声，是怒极所发出的笑，高亢的笑声，压下了秋夜深山里的各种声音。

“卑鄙？”他急突地止住笑声，凛然道：“姓毛的，你认为我姓仇的卑鄙？”

“当然！”灵蛇毛臬似乎想起了某件事，以致未能很快地说出下面的话。

巴山剑客接过了他的话，朗声道：“阁下怎地今日也畏缩了起来，

若是贫道也做了卑鄙的事，就不怕别人说我卑鄙。”

嬉笑声自仇独的马后传来，仇独往后再转身，目光落在嘲笑着的百步飞花林琦琤的一双水灵灵的俏眼上，厌恶地一皱眉，不屑地回过回头去，心里泛起另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影子。

柳复明暗地调整了一下他背后背的剑，随时准备着动手。

然后他又朗声道：“四川成都府的老武师万胜刀王天民，设场授徒数十年，一向安分守己，刚正不阿，与阁下又有什么冤仇？阁下竟当着数十弟子之面，踢了他的场子，又重重地羞辱了他一顿，使得他在风烛之年，吐血而亡，这叫不叫‘卑鄙’？”

“王老头子误人子弟，将数十百个青年的大好时光，浪费在他那套毫无用处的刀法之上，我没有亲手杀他，已经是客气的了。”仇独立刻在脑海泛起这么一种想法，但是他却不屑于将他心中的事，说给这些他认为是“欺世盗名”之辈的人听。

“浙江永嘉的镖师没羽箭赵国明，妻子不守妇道，乘赵国明走镖在外，偷人养汉，赵国明不甘受辱，自然要将那一对奸夫淫妇杀之而快，哼！”柳复明词色渐厉，道：“可是阁下却将赵国明点住要穴，任凭那一对奸夫淫妇逃走，这种违背天理、国法、人情的行为，又叫做什么？”

“他两人真情流露，男女两情欢悦，又有谁有这权利阻挡，赵国明不知爱护自己的妻子，岂能禁止别人爱护呢？”仇独冷笑暗忖，想到那一对“奸夫淫妇”在赵国明刀下相拥低泣的状况，更断然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河南开封府的神枪汪鲁平，有子忤逆，他欲正之家法，阁下有什么权利干涉？”

“人命得之于天，老子有什么资格杀死儿子？”仇独不平地想着，终于，他不耐地叫道：“姓柳的，住嘴！”

灵蛇毛臬冷笑道：“姓仇的恼羞成怒了，是不是？”他将声音放得更刺耳，道：“可是还有比这些更卑鄙的事呢！”

“河北保定府的离魂圈诸葛一平无意中得罪你，被你逼得无地容身，逃到开州县外的八公桥，埋头一忍。”灵蛇手举冷笑着道：“想不到你还要赶尽杀绝，到八公桥去将他大卸八块，死状惨不忍睹，我说姓仇的，你也未免太毒了吧！”

“诸葛一平鱼肉乡里，结交官府，为非做歹，此人不死，简直是毫无天理了！”



仇独自思忖至此，却听毛臬又冷笑道：“就算诸葛一平与你有仇，他的妻子与你又有何仇？你不但杀了他，还将他妻子剥得精光，吊在树上，恣意嘲弄，我说姓仇的，你简直卑鄙得像条没有人性的畜牲。”

“诸葛一平的妻子在保定引诱良家妇女，逼良成娼，这就是她的报应。”

仇独暗地将对方诉说自己的罪状，一一辩白，等到他确切地认为自己是毫无过失的时候，他的心里更泰然了。

于是他嘲弄地向灵蛇毛臬道：“就算我所做的这件事是卑鄙的，可是这还比不上你姓毛的在衡州所做的那样事之万一。”他冷笑着，用马鞭的鞭梢指着毛臬，道：“姓毛的，你若是以为你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那你就大错了！”

“汪一鹏，汪一鸣！”他用鞭梢指着置身右侧的河朔双剑，又回过头，指向林琦琤，道：“还有你，你们都要记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

情窦初开

“废话少说！”汪一鹏厉喝着，身形突然掠起，横剑斜削，带起一溜青光，刹向马上的仇独。

汪一鸣也在同一刹那里，自相反的方向，横剑而展，两道青蓝色的剑光，带着尖锐的风声，直取仇独“肩井”和“肩贞”两处大穴。

河朔双剑称雄两河，剑法上果然有很深的造诣，黑夜中认穴，居然不差毫厘，身法之快，也是迥异于一般武林人物的。

剑光堪堪已达到仇独身上，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里，仇独右掌所握的马鞭，“刷”地电也似的反卷了上去，鞭梢轻轻在汪一鹏的剑身上一搭，汪一鹏立刻觉得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使得他的手中剑不由自主地向左下方划了下去，“呛”然一声，竟和汪一鸣的剑相击，发出一声悠长的音吟。

仇独这一出手，时间拿捏之准，临敌经验之丰，内力之深厚，这些武林中的名手，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微一颌首，脱口而呼：“果然名不虚传，好！”

河朔双剑身形微一顿挫，脚尖一着地面，又掠了上来。

灵蛇毛臬也随手挥出他那条仗以成名的奇形长鞭，鞭身弯曲间，

点向仇独前胸的“将台”。

河朔双剑剑势连绵，灵蛇毛梟鞭如灵蛇，剑光鞭影漫天而来，他们各有亏心之事被抓在仇独手中，决心越早将仇独毁去越好。

人们的心里，大多是可怕的自私，巴山剑客柳复明，青萍剑宋令公，以公道之心传下围歼仇独的武林飞柬，他们却不知道接到武林飞柬的人，心里的打算又有几个和他们一样呢？

仇独一声清啸，右手的马鞭画起一道圈子，马鞭的后柄点向汪一鸣右掌掌缘正中的“合谷”穴，鞭梢搭住灵蛇毛梟的鞭梢，向上一抖，两条软鞭“刷”地向上飞起，左手倏地伸出，快如电光石火，汪一鹏手腕一紧，已被仇独刁住右腕，他疾地手腕反翻，想以“小擒拿手”挣脱仇独擒住的手。

哪知他已迟了一步，仇独左手一拉，一扭，“咔”的一声，汪一鹏的右臂便硬生生地被他扯落了下来，虚软地搭在身侧。

三个武林名手同时攻击一人，哪知不但被对方以一招化解，还乘隙反击，伤了自己一人，这种情形武林中人若非亲见，是谁也不会相信的。

百步飞花林琦琤咬了咬嘴唇，想到仇独所知道的她的丑事，脸立即变得飞红，她年纪还轻，还不到二十岁，能在武林中享此盛名，一大半是靠了她已故世的师兄神剑手谢鏗。

一年前她情窦初开，对男女间事有忍不住的好奇心的渴望。

那时神剑手谢鏗方去世，也就是百步飞花林琦琤刚刚扬名江湖的时候，林琦琤少女无知，又被盛名冲昏了头，很干了几件见不得人的坏事，“仇先生”浪迹天涯，无意之中，也给撞上了几件。

她本来对仇独没有丝毫恶感，甚至有些被仇独的那种奇特的气度所迷醉。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家的利益远超出了一切，玉腕翻处，一条银光灿然的亮银练子鞭光华缠绕，击向马上的仇独。

最怪的是那匹马非但没有因着这鞭剑的光华而被惊吓，而且居然还会随着刀剑的来势，替自身和仇独选一个最优良的地势，来躲避这些中原武林顶尖儿的高手同时所发出的袭击。

这二人招式一出，端的是不同凡响，仇独鼻孔里冷冷一哼，暗忖：“七剑三鞭原来也不过如此。”右手马鞭涌起如山，左掌或抓或削，自漫天鞭影里巧妙地发招，应付这些高手，居然绰绰有余。



汪一鹏右臂被折，面色苍白地站到一旁，七星鞭杜仲奇掠到他身侧，探手一摸，不禁暗暗皱眉，口里却安慰地说道：“汪兄别心急，这伤大约不妨事的。”其实他知道汪一鹏这条右臂算是废了。

“七剑三鞭”中以江南大侠青萍剑宋令公阅历最丰，城府最深，行事也最慎重，此刻他见汪氏昆仲、百步飞花等人这种打法，心中一动，暗忖：“难道这几人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

一触即发

“无论如何，这仇独却也绝不能容他留在世上，今日若不除去此人，只怕此后武林中永无宁日了。”青萍剑反复思索，断然地替自己下了个决定：“就算今日我们用的是最卑鄙的手法，只要能能为武林中除此大害，也是值得的。”

于是他向巴山剑客微一颌首。

巴山剑客柳复明袍袖一展，灵巧地将背后长剑撤到身前，随着身形的流动，发出一声悠长的清啸。

就是这啸声开始到结束的这刹那间，鸳鸯双剑、七星鞭杜仲奇、子母双飞丁衣以及青萍剑宋令公都以极快的速度撤出兵刃。

而正在动着手灵的蛇毛臬、汪一鸣、林琦琤，却倏地停顿了攻式。

除了右臂被折的河朔双剑中的汪一鹏外，九件寒光闪闪的兵刃，被握在九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手里，在仍端坐马上的仇独身侧两尺之内，紧密地结成一道圈子。

这种被围攻的滋味，对仇独来说，是经历得太多了，本来他已经可以不再有任何奇异的感觉。

然而，此时的仇独，脑海中突然泛起“死”的意念来。

“就算是死，我也是值得的了。”那美丽而圣洁的少女身影，又自她心底升起：“我已经得到了我一生中最渴望的东西——”

他的思潮被青萍剑宋令公冷峻的语音打断。

“仇先生！”江南大侠自持身份，嘴中绝不肯吐出半个脏字来，他仍然客气地说道：“今日兄弟们在此荒山里邀截阁下的意思，就是兄弟们不说，谅阁下也知道得清楚得很。”

仇独又重重地哼了一声，宋令公没有停顿地说下去：“久闻阁下武功盖世，而且行事也痛快得很，那么在下也不必多说废话。”他略一挥

动掌中的剑，立刻带起一道寒芒。

然后他接着说：“老实说，今日阁下若不能胜得兄弟们手中的十件兵器，阁下也不必奢望再能出山了。”

仇独冷然听着他的话，心中反而平静得很，面上也丝毫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他这种冷静的态度，倒使宋令公感到有些意外，略为沉吟了一会，说道：“正如阁下所说，今日我等所为，确实有欠光明，但是聪明的阁下，想必能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吧。”

仇独清越地仰天一阵长笑，冷然道：“阁下话说得倒的确客气得很，只是用这种斯文的话来对我说，完全是对牛弹琴。”他语气中嘲弄的意味，使得宋令公面上微微一红。

“我姓仇的自己知道得清清楚楚，阁下也不必费心来解释，要动手，各位只管请上。”他讥讽地笑了笑，说道：“莫说只有十个人，就算再多上几倍，我姓仇的也见识过。”

他极快地将马鞭交到左手，右手抽出鞍边挂着的长剑，在他自己的剑光接触到他的眼帘的时候，千百种思潮，飞快地自他脑海中升起：

“一件事的幸与不幸，的确不是事先可以料想得到的。命运，的确是人们最难捉摸的东西。我若没有遇到她，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丝毫危险，就算我抵敌不住十个人，要一走了之，也是最简单不过的，可是——”

他努力地禁止着自己再往这一面想下去：“到底，我已得到了我真正所要的，那么，“死”，又算得了什么？”他幸福地换了另一种想法：“若是我没有遇到她，活着又有什么意味？”

“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突然想起这句话里的涵意，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暗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句话呀，古人所说的‘道’，其中该是包括了许多种意义吧。”

第一次，他感觉到生命虽然重要，可是世上还有许多种东西，远比生命更可贵，得到了这些东西，纵然其代价是以生命来交换，在他此时说来，也认为是值得了。

他的沉默和他的笑容，使得环伺在他身侧的武林高手们都觉得有些诧异。

“难道他自己认为他稳操胜算吗？”他们都有这种想法。只有灵蛇毛臬在心里冷笑：“我知道你笑的是什么，你心里高兴你能得到了许多



是不是，哼——”他脸上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我让你临死的时候，叫你还要受到比‘死’更大的痛苦。”

灵蛇诡异

夜更深了，深山里有片刻静寂，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而已。

“各位还不快动手招呼他？”站在圈外的汪一鹏突然发出了一声厉呼，他右臂被折，痛入心脾，对仇独自然更是恨入彻骨。

仇独冷笑着，道：“正是，再不动手，天就要亮了，被过路的看到堂堂‘七剑三鞭’竟然围殴，日后传说出去，怕也不好听呢。”

随着说话，他猛地升起一个念头：“今日我若被此十人杀死，江湖中连知道的人都不会有一个。”转念又忖道：“唉！我独往独来，结怨又多，就是有人知道，又有谁会来为我复仇？”

一念至此，他微微觉得有些心酸。

人们在这种时候，最容易想起最亲近的人，他暗地思量：“只有她，可惜她仅仅是个弱女子而已，就算她知道，又能如何？”突然想起“她”，今后也是只剩下一个人了，求生之念，猛又升起：“我不能死，我还要照顾她！”抬眼望到围列在他四周的剑影鞭光，心头一冷：“可是我——”

此刻已不再有时间容他思虑了。

像是一阵突来的骤雨，九件兵刃一齐发动，又像是暴雨中的闪电，齐都击向马上的仇独。

他只得收了一切杂念，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一声清啸，右剑左鞭，倏然而舞。

霎时间寂静的山谷突然骚动了，小径两旁的林木，被这些内家高手兵刃上所带起的风声，扫得簌簌作响，林叶片片飞落。

仇独以无比曼妙的招式以及雄浑的内家真力应付着这九件兵刃，因为他坐在马上，身形不便动转，招式上自然大大地打了个折扣。

可是他仍然不下马，他跨下的坐骑虽然灵异，此刻也不免不安地骚动着，这么一来，他应付得更显得勉强。

巴山剑客剑光如虹，剑剑不离仇独的要害，若然不是仇独剑上所发出的那一种“摄金吸铁”的力量，他怕不早在仇独身上刺了几个透明窟窿。

只是巴山剑客心中不免奇怪：“这仇独为何要在马上动手，这样岂非自己限制住了自己的身法？”

这感觉几乎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除了毛臬。

“居然她不负我所望，完成我的使命，仇独呀仇独，你武功再高，今日也怕难逃公道了。”灵蛇毛臬得意地暗忖着。

他掌中的长鞭，传自五台，与关外的七星鞭杜仲奇，被称为鞭法上的“南宗北祖”，出招时宛如灵蛇伸缩，竟将丈许长的鞭做点穴馊使，迥然不是普通鞭法横扫斜抽的路子。

他念头闪过之后，嘴角又挂起那种诡异的笑容，突然自剑影中撤出自己的鞭来，微一抖动，鞭梢舒展，不取人而击马。

仇独面色立变，但是他此刻所要应付的是另外八人凌厉的攻击，绝对无法再照应自己的坐骑。

灵蛇毛臬的长鞭瞬即卷住了马腿，微一沉腰，向外一撤，那马再是灵异，怎禁得起他这内家高手的真力？昂首一声长嘶，软瘫在地上。

巴山剑客微一皱眉，暗忖：“灵蛇毛臬素来以机智闻名江湖，今天怎的蠢了起来，你将他坐骑击倒，他不再有顾忌，身法岂不更要灵便，我们要制住他，岂不更费力了——”

他念头尚未转完，哪知仇独在坐骑倒地后，身形却没有跃起来，仍然坐在倒在地上的马背上。

那马在竭力挣扎，想站起来。

灵蛇毛臬连连冷笑，鞭梢如雨，又在马背上抽了几鞭，那马喉咙里低喝了几声，倒在地上气绝了。

仇独此刻已经等于坐在地上了，掌中的马鞭和剑，更为吃力地挥动着，他轻功绝世，但是此刻他好像全然忘记了这些。

须知以寡敌众，最重要的是要以自家身形的捷便，在敌人的兵刃中寻找空隙，使得敌人的兵刃，互相撞击，然后再乘隙反击。

此时他身形固定，变成了只有招架而不能还击的局面，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自保，要想制胜，那简直是绝无可能的了。

满腹温馨

幸好他身怀武林中久已失传的“万流归宗”内功心法，发出的招式，都带有一种“摄金吸铁”的力量，但饶是这样，也是岌岌可危了。



“他为什么不跃起来？”

这是每一个人心中都存在的疑问，虽然他们的心中，又都在希望着仇独永远不能跃起来。

“难道他两条腿废了？”巴山剑客心中倏地起了这念头：“可是又是谁使得他两条腿废了呢？今日江湖上，又有谁有如此功力？”

“若然他两条腿真的废了，今日一战，他是绝无活路的了，只是我等以九高手，来群战一个废人，倒是有些惭愧了。”巴山剑客柳复明心中疑窦丛生，矛盾不已，但手中的剑，却丝毫也松懈不得。

因为他要小心地运用自己的真气，来和仇独剑上所发出的“摄吸之力”相抗。

仇独思潮如涌，他自己也知道，以自己尚剩的功力，最多只能再维持半个时辰了，须知这种“万流归宗”的内家功夫最是消耗精力，而他假如不用这种奇妙的内功，他更无法来和这些高手相抗。

此刻惟一使他尚能支持的力量，就是他对“她”的思念，虽然“她”使得他几乎变成废人，但是他一点也不怨“她”。

“因为她是无意的呀！”爱情使得他能宽恕一切，对于某些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再能比爱情强烈的了。

交手的局势，因为他心里的纷乱，而对他更为不利了。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中，他仍然不能将精神专注在比斗上。

每一件有关“她”的事，此刻都在他脑海里电闪而过，因为他要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里，重温一遍这温馨的旧梦。

“多么偶然呀，我遇见了她，就爱上了她，没有任何一种情感，能比我第一眼看到她时所生出的那种情感更强烈。”

他嘴角微笑着，左手马鞭反卷，鞭梢扣住鸳鸯双剑里一字剑程枫的一招“大漠垂风”，鞭身挡住素女林琳的一招“流沙落日”。

右手的剑，真气满注，画了个极大的圈子，剑身在他身侧排起一道光墙，挡住了其余五人的鞭、剑，马鞭的后柄后击，潇洒地撞向七星鞭杜仲奇的鞭梢，心里却不断地在思忆着：“后来她告诉我，当时她就从我的目光，看出我对她的情意。”

“这真是奇妙，我和她之间，竟像是有一种神灵的默契，这大概就是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在濒临死亡的边缘，他的心里仍然甜甜的：“不到半月的相处，她就将她的一切全给了我，我也将我的一切全交给了她。”